

西海固漫记

钱钧华 著

XIHAIGU MANJI

西海固，已经成为人们记忆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地域名词
这里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最不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但这里却居住着众多的信仰无比虔诚的回族穆斯林……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西海固漫记

XI HAI GU MAN JI
钱钧华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海固漫记 / 钱钧华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27-04660-8

I. ①西… II. ①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1063 号

西海固漫记

钱钧华 著

责任编辑 姜润梅
封面设计 赵 静
责任印制 李宗妮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 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2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	0006036		印数	3000 册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660-8/I·1211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写出真实

石舒清

—

朋友王季明打来电话，说他的朋友钱钧华，是一个社会学者，喜好田野考察，已出过数本这方面的专著，突然地对伊斯兰和回族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不正是宁夏人，又生活在回族聚居区西海固么？因此他就把我和西海固一并推荐给了他的朋友，让我帮着在西海固找一个考察点。

我一贯是消极且颇厌于多事的，但季明说了，即便是消极者也得积极起来。于是很快又接到钧华先生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深切地说到他对伊斯兰文明及其现状的见解；说到他对伊玛尼（信仰）问题的持续关注与强烈向往。并且说，伊斯兰教是当今被误解了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也是轻易就被误解了的民族，他研究、思索这一领域很久了，看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现在很想实地考察考察，以验证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

“伊斯兰教是被误解了的宗教”——这话叫我心里强烈地一动。

于是就很希望他来了。

如今是各吃各的饭，各唱各的戏，很不管别人的痛痒的，看霸权国家和强势媒体宣布说谁是恐怖主义，就跟着一窝蜂地说谁是恐怖主义了，搞得人后来看到伊斯兰或穆斯林，眼睛和鼻头先自就有

些不对劲了，似乎要从这些字里搜掠出恐怖的影子来，似乎要自里面嗅出恐怖的气息来。

电视上也是像煞有介事地聒噪个不已，说真是不得了了，抵达并越过一个界限了，什么界限呢？美国在伊拉克死去的军人已超过了四千三百人。

全世界似乎都被美国的这四千三百多个死者吸引了，并且为之不安了。

我属一介草民，不知这四千三百多个死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我同时想，这四千三百多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家园里好好呆着，而却亡命在别国的土地上了呢？

我还想，美伊开战以来，美国的战死者一一统计得详细，一一算下来是超过了四千三百人，那么同时，伊拉克死了多少人呢？为什么无人报这一数字出来？但这一数字即使不报，即使粗略地估算一下，也会使人大吃一惊的吧。

由此看出，人的死真是不一样的。

一些死是被关注的，一些死是被轻蔑的；一些死要一一记在账本上，以图核算战争的成本划算与否，一些死却可以像肥皂泡的频频破灭那样无人计较，都不算数。

看这样欲盖弥彰、煞有介事的新闻时，不由得叫人觉得茫然、辛酸，不由得在脸上露出冷笑来。

二

钩华先生真的来了。

给我的感觉，这是一个执拗的人，是一个在自我思索里心无旁骛、沉潜很深的人。他像是总在某种独具的状态之中，像是连睡觉的时候也睁开一只眼睛匆匆地奔走着；觉得他像一只勤恳的不知疲倦的蜜蜂，刚刚卸下两翼间辛勤采来的蜜，又急匆匆义无反顾地向另一片花海飞去。

简单的嘱托后，就打发他到联系好的考察点去了。

我的连襟马耀贵，豪爽大气，又很熟悉考察点的情况，让钩华先生去找他，我是很放心的。

但望着钩华先生拖着大包，急匆匆离去的背影，我不免也有了一个不小的疑问：这个风风火火的上海人，将从我们的西海固收获到一些什么来呢？

三

现在他的收获已悉数横在我的面前。

大半年过去了，他整理出了五百多张照片，还有这厚厚的一沓文字。

二十万字，我一天一夜就看完了。

我有些感动，为这个汉族兄弟笔下的这些文字。

毋庸讳言，他写的这一切我都是很熟悉的，但或许是被一个外来者书写的缘故吧，这许许多多我再熟悉不过的人和事，却一再地被我读出一种异样的真切和新鲜来。

有那么多人像是刚刚洗完大净，穿着老旧却洁净的衣裳，在漫无边际的荒野里款款地、神情自若地向你走来，要给你的生活以启迪，要留存于你的记忆：

七十八岁的李文江阿訇，似乎生来就是为念经拜主的。他一天要礼拜四个小时，念经五个小时。每天夜里四点多，星星尚未落尽，天地间一派哑然，这时候，老人就悄悄地从热被窝里爬起来了……

七十二岁的李成贵阿訇，原是一位国家干部，但在非常时期，要撤销清真灶，他因此竟抛弃了乡下人殊不易得的公家人身份，毅然回乡下当一个在土坷垃里觅食的农民了……

罗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去麦加朝觐，于是每逢礼拜五，老人都拐着小脚，艰难地走上一个黄土岗子，向着麦加方向，顶着寒风烈日，一月月一年年地礼拜不已……

一个叫田玉兰的女人，遭车祸撞坏了一条腿，她从灾祸里得出了令人诧异的启示，于是开始礼拜了，但她的一条腿残疾，只能斜着身子礼

拜，她那礼拜的样子连天仙见了也会感动的……

小女孩法图麦，刚满七岁就开始偷偷地封斋了，馍馍就在口袋里，手就在馍馍上，但她强忍着，就是不吃……

作者感慨地说，这样的孩子很早就知道了人是一种应该有约束和节制的生命，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人，什么苦受不了呢？什么事做不了呢？

即使是乡里公认的一个“刁民”，也让作者体察隐衷，黯然为之心酸：说的是一个四十余岁的女人，大脑有些问题，常跟在乡干部后面讨救济粮，跟得很紧，一边跟着，一边哭，用手里粗糙的布口袋边儿擦着眼泪……

这是作者在村子里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刁民”，这样的“刁民”使作者一时有了许多感慨，觉得是触到了一个底线。

……

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让我一再感念的是作者那种以一贯之的情怀和认知姿态，他没有居高临下，没有隔靴搔痒，他最大限度地靠近来，融进去，用自己的一腔真心实意，很容易地就敲开了一个民族闭锁深久的大门。

门开了。

看到了要看的。

写出了所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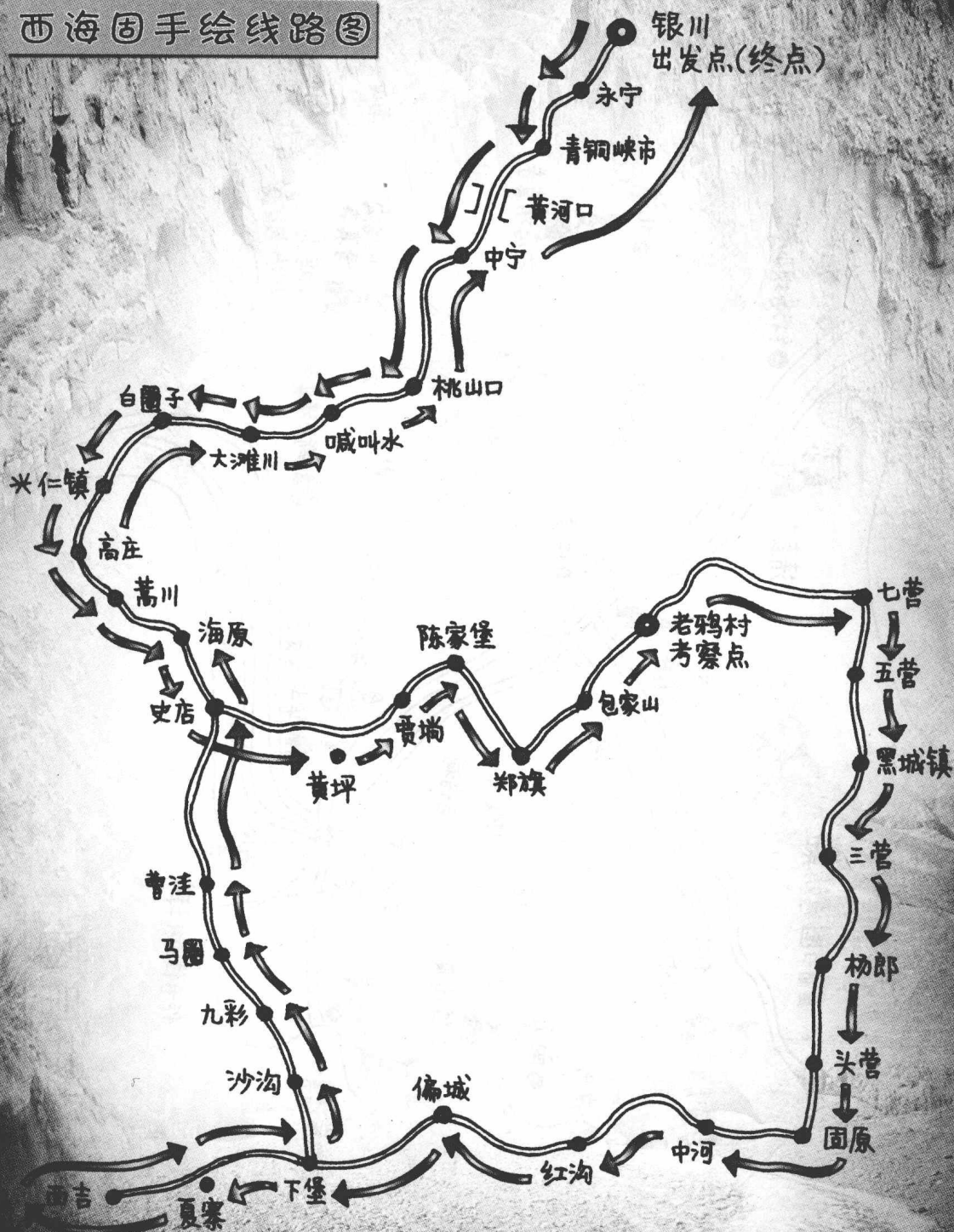
我只能说，对于一个回族村庄，对于伊斯兰和完整的回族生活，钩华先生的笔墨可能还有未曾涉及之处，但他已写出的这些无疑都是真实动人的。

因为真实，我们都觉得欣慰和踏实。

2010年4月

（石舒清，回族，著名作家，宁夏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小说《清水里的刀子》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西海固手绘线路图





老鸦村布局图

目 录

001 序言 写出真实 石舒清

001 找寻伊玛尼（信仰）

003 闯入伊斯兰文化圈

007 阅读西海固

010 清真小寺的不速之客

014 “妈妈，我见到国家领导人了！”

019 海原印象

023 向往老鸦村

027 感叹郑旗

031 老鸦村，我来了！

035 戴白帽的民族

038 李氏大村

042 他们可能有阿拉伯人血统

046 宿居礼拜房

050 见到村里的老阿訇

054 见证回民性格

058 悠悠扬扬唤礼声

062 三个念阿拉伯文的女孩

067 阿訇是这样炼成的

072 头顶烈日做礼拜

077 每天侧跪礼拜的女人

080 聚礼主麻日

086 封斋，考量人的品级

091 封斋女孩法图麦

096 半个月没沾荤腥的村庄

100 天课，独特的理财经

105 清清白白散乜帖

108 人人心中有天园

111 畏惧火狱

115 一本《古兰经》平息一场血光之灾

118 静静等候安拉的召唤

西

海

固

漫

记

001

- 122 这里没有烟民
126 找不到酒喝
131 住窑洞的穆斯林
136 不洗小净做饭没人吃
140 易卜拉欣的内心独白
145 看阿訇宰牛
150 见到了“刁民”
153 天下穆民是一家
157 “长大后我也要去做乃玛孜”
162 骑毛驴的新嫁娘
166 “见证钱”串着一生婚姻
170 “下——马——羊！”“有！有！有！”
174 爱情慢慢磨
178 用男子刮胡刀断脐带
181 经名，承载厚重的历史
184 魑魅“活人妻”
188 割礼是一种圣行
191 无法破译的黄土天象
196 奢侈的雨
200 飞来的五月雪
205 通往天园的天斧之路
208 盖碗窖里蓄天水
213 葬礼，进入后世的仪式（一）
217 葬礼，进入后世的仪式（二）
223 在李老太爷拱北点香
226 留在旗帜上的阿拉伯文密码
230 别了，老鸦村！
233 走进清真女寺
239 冰清玉洁女阿訇
245 西吉，朝觐人

254 参考书目
255 写在后面

哈吉尔撒·主麻

找寻伊玛尼（信仰）

眺望西方，伊玛尼似乎就在不远处，用昭示的目光看着我，时明时暗，我心头一阵豁亮。伊玛尼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并不拒绝我的窥视、探究和找寻。

完成人生的圆梦之旅，我从“女人国”回来了。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里，心还滞留于那片清静的红土地，心智也处于休眠状态。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为我出版了散文游记《女人国——中国母系村落利家嘴》及人类学文献《利家嘴》，误以为了却了一桩夙愿，可一颗熏染过的心重又与裹挟着喧嚣的大都市一起游荡。聒噪的城市似乎比从前更聒噪，我愈发觉得更加无法适应它的节奏和氛围了。

在我对上海这座大都市感到极不耐烦的时候，它也身染重病，面临着—场生死浩劫。“SARS”飞速渗入这个貌似强壮的城市，虽说病例不多，但为数不多的几个病例带来的恐慌不亚于一场战争。我再一次看清了城市的脆弱、人类的脆弱，那脆弱无论从精神还是肉体都是不堪一击的。

不要苛求每个人都真诚，世界大同得犹如一个完满的大家庭。但人类社会的灵魂、骨骼和肌理发生了病变，因对物质的膜拜和贪婪陷入极端而几近病人膏肓的境地了。“非典”还未完全冷却，“第二非典”——禽流感又粉墨登场。

在许多人眼里，上海现代化极了，它什么也不缺，可切入它的内瓤便会清晰地发现，它或缺着的正是一种引领人类向上的精气神——人类的信仰、人类的伊玛尼。我的心灵和思想长时间沉浸在原始母系村落那片红土地上，但仅有红土地也扭转不了我精神上的困顿。“非典”和禽流感的推



波助澜，让我愈发看清城市和城市里的人那一张张匆匆忙忙焦焦灼灼的面孔，显然是缺乏信仰而导致。信仰的缺失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缺少应有的真诚、坦率和不设防，没有心灵的最后归宿地。

有人说，汉民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我有同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现实中只能是漂浮的，心无伊玛尼，生命无系，情感无依，无论四肢怎样发达，头脑怎样精明，都只能算是游荡在人世间的未经开化的生命体浮层。人，不能只为利益而生存，那些为信仰而生存的人比只为利益而生存的人要高尚得多。

试图觅寻人类的信仰、人类的伊玛尼，我再一次背起行囊先后到达新疆、宁夏、甘肃。在银川看到一座座清真寺里人头攒动，戴白帽子的人，一会儿抄手，一会儿匍匐，一会儿跪拜，令我耳目一新。他们的心显然被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牵引。缄默、敦厚的穆斯林揣着自己的信仰，忘物忘我，虔诚地沐浴、礼拜、赞颂真主安拉，活得特别有“精气神”。这和没有信仰的人的心理及精神上的无所归依、散落无着，有着本质的不同。

它似乎正是我要找寻的人类的伊玛尼。

在银川南关清真大寺我觅得一本渴望已久的伊斯兰经典《古兰经》，如获至宝。可事先在偌大的一个上海，我几乎跑遍所有的大小书店就是没有它的踪影。我因之哑然，要觅信仰非到西部不可。

《古兰经》堪称旷世奇书，我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翻阅着，里面总有太多的经典打动我、感化我，让人无法不匍匐于它的下面。“你应当借安拉赏赐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像安拉以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安拉确是不爱为非作歹者。”（《古兰经》28：77，即《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七十七节，下同）这样启发人心的语言在《古兰经》里比比皆是。

每天总要从经典中找寻伊玛尼，找寻久已失落的伊玛尼，这几乎成了我平素的一门功课。心智在找找寻寻中得到了舒缓，心灵从未有过如此轻松。

渐渐地，我对伊玛尼有了更多的归依，有了更多的向往。

眺望西方，伊玛尼似乎就在不远处，用昭示的目光看着我，时明时暗，我心头一阵豁亮。伊玛尼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并不拒绝我的窥视、探究和找寻。

从这一天起，我第一次下决心要从根源上去找寻。

闯入伊斯兰文化圈

宁夏回民至今仍然不大与汉族人通婚，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怕被同化，怕失去信仰。

甲申年（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六日，我说服家人，背起行囊，告别上海，又上路了。

十八日抵达银川，闯入回民地域。

回民有着自己十分独特的生活习俗，各类禁忌近乎苛刻，一路行进一路担忧，我这个吃过大肉的汉人能否被回民接纳。

入住贺兰山宾馆，最先迎接我的是回族作家石舒清。他是“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的入选者，他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获过鲁迅文学奖，是当今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今年（二〇〇四年）四月，他被选为宁夏作协主席。他热情爽朗，一个劲儿地称赞我，能从大都市来这里写回民，很难得。他请我吃有回民特色的手抓羊肉，陪我参观市内最大的两座清真寺，一路叙谈，我感到他对汉族人没有半点儿偏见，时时让我感到这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



▲回族作家石舒清（左）与作者





▲伊斯兰学者王根明

在一家颇有规模的清真食府——宁夏国强手抓羊肉馆，伊斯兰学者王根明已在那里候着我们了。

王根明先生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留学和工作了八年，朝觐多次，对《古兰经》甚为精通。他让我第一次听到了可以把一本我们看似晦涩

难解的《古兰经》概括为八个字：“命人干好，止人干歹”。

“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王根明站在信仰的角度如是说。站在学者的角度，他预测，在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当物质满足后，人们会寻求精神家园，会更加注重精神的回归。近年来信教人数有大幅度增长便是明证。他说，据统计全世界穆斯林已经达到十五亿，超过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是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宗教。我提出，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称，当今世界第一大宗教位置仍然属于西方基督教，只有到二〇二五年世界穆斯林人口才有望超越基督教徒，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王根明认为，西方统计数字是从属于西方政治的。

王根明认为，中国伊斯兰和中东伊斯兰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是，中国伊斯兰有与汉文化相融合的特点，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载体，而这个特点在其他伊斯兰国家是没有的。宁夏回民至今仍然不大与汉族人通婚，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怕被同化，怕失去信仰。王根明的观点虽露锋芒，但兼有一个学者的睿智。

侯赛因是西关清真大寺里的大阿訇，他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阿訇。早就耳闻了阿訇端正的品行和高深的学识，加上宗教因素，他显得颇为神秘。他热情地和我握手之后，面带笑容地向我介绍本地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情况，率直而谈，不过讲的内容，书上就有，没发现更深层次的东西。但能在充满伊斯兰教浓郁气氛的西关清真大寺经房和这样一位阿訇近



▲坐落于银川市唐徕渠畔的西关清真大寺

距离交谈，仍不失为一种新体验，令我感到新奇而惬意。

接下来发生的拍照风波，是我始料未及的。

西关清真大寺大殿门口的台阶上散落地坐着十位穆斯林老汉，春日的阳光均匀地洒在他们的脸上，洁净而光鲜，他们全都戴着白帽子，穿着整齐干净的衣服，面庞清朗，精神矍铄，和其他民族的老人完全不一样。在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种令我无法说清的东西吸引着我，出于职业习惯，我并没多想，拿出数码相机就冲他们拍照。镁光灯一阵乱闪，几位老汉收住了笑容，相互间交头接耳起来。显然与我拍照有关。



▲坐在西关清真大寺台阶上正等待礼拜的穆斯林老汉们

陪同的朋友悄悄对我说，老人们不太愿意我给他们拍照，如要





▲南关清真大寺礼拜殿

拍，先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我上前对几位老人家道歉，作了自我介绍，是为宣传伊斯兰文化而来。经我这么一说，老汉们的面色变得和蔼了些。一场小小的不快就这样过去了。

西关清真大寺不愧是座大寺，以其富丽堂皇的气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阿訇的经名、经房和盖碗茶都给我留下了新鲜的感受。

在南关清真大寺，我看到了蔚为大观的景象。蓝天绿荫下的南关清真大寺更具有阿拉伯式样和民族特色。远观大寺全景，中央耸立着直径九米，总高二十五点四米的绿色大圆柱，顶端新月高悬，四角是四个直径为三米的小圆顶。主楼两角各建一座三十米高的宣礼塔，独具民族特征。当我看到两位高个子的戴着刺绣图案白帽子的新疆朋友在大殿内做礼拜时，我依稀感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伊玛尼之光。

仲春的银川，傍晚降下一丝凉意，我乘出租车准备回住处。没曾想，司机也是一位穆斯林，戴着白帽子，交谈中得知我此行的用意，大感兴趣，兴致很高地对我说：“西海固地区，迄今还保存着完整纯正的回民村落。”

我无法遏制自己的激情，这种激情再次使我变得冲动起来。

我决定第二天就去西海固。